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健

■ 静待花开(摄影)
安妮

“你知道 AI 吗? 它可以帮你写文章。”这是今年3月总年交肖笑发给我的小窗私聊。热心的他很快又发来自制的操作流程小视频:下载一个软件,点开就可以和 AI 对话啦。

什么是 AI 呢? 检索结果:“AI 全称为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人工智能。它是一门致力于让机器模仿人类智慧的科学领域, 专注于开发能够感知环境、进行逻辑推理、自主学习并做出决策的高智能系统, 以此来应对复杂挑战, 并实现与人类相仿的功能和任务。”

喜欢“尝鲜”的我按照肖笑教的流程一步步地在手机上操作:把提纲发给 AI, 要求扩展成文, 几秒钟的功夫, 一篇 AI 写就的文章就生成了;查资料, 选题发给 AI, 手机界面上立马就出现了我所需要的材料。哇塞, 太神奇啦!

不过, AI 写的文章, 就像它的“机器人”本性, 感情色彩不浓, 干巴巴的, 也许适合写总结报告。做公

AI, 来啦!

■ 顾海鹰

号时, 发现右下角出现了“AI 可以帮助你”的字样。我把这个信息告诉肖笑, 回说:还不知道呢。

呵呵, AI, 来啦, 出现在你我的生活里——

上海电视台“新闻坊”曾报道新闻:志愿军烈士以 AI 数字人形式复活, 73 岁儿子, 第一次看到 38 岁的父亲, 父亲读着一封家书。这条新闻不仅让从未见过父亲的饶惠潭烈士的儿子“第一次感到在父亲身边, 离我父亲更近”, 也让我感到震惊, AI 非常逼真地复原了烈士的音容笑貌。

AI 组队, 通过大数据找到伴侣, “AI 助爱, 为你而来”AI 在婚恋电视节目上霸屏; AI 让超市出现了撑开夹袋的机器、可以检测漏扫码; 上海徐汇区在运用 AI 方面展现出了前瞻性和创新性, 已经建立了全国首个、上海唯一的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

哇塞, AI, 厉害啦。

我蛮喜欢和 AI 聊天, 不过, 我还是更希望它能够为我们人类的健康提供帮助: AI 来到家庭, 参与血压、血糖、血脂的监控管理, 不用那么麻烦地绑上血压带测血压, 扎手指测血糖, 抽血化验各项指标是否正常。只要在 AI 面前那么一站, 就能看清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法国著名的科幻探险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曾经有很多的幻想: 在人类没有发明电视的时候, 他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在观看影像化的新闻; 在人类还没制造出飞机的时候, 他塑造的人物已经驾驶着直升机; 人类还没有着手登月工程的时候, 他写的人物已经坐在一颗大炮弹里, 被巨炮发射到月球上。

所以, 我相信随着医疗健康智能服务平台的普及, 通过 AI 技术实现人类疾病早筛, 健康状况测评, 人类的健康管理将全流程智能化。

我的幻想会成真。

一蓑烟雨任平生

■ 管志华

果然, 不一会儿天转晴了。由此, 人应该坦然面对自然阴晴雨雪的变化。

且读原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需要反复吟诵, 其抑扬顿挫, 节奏感强, 唯有在吟诵中

才能品出味道。

开篇写雨景, 若将“莫听穿林打叶声”改成“莫听刮风下雨声”, 如此一改, 韵味差远了。“刮风下雨”, 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穿林打叶”, 却呈现具体场景, 有声响, 有动作, 表现出雨点唰唰地滴落过程。而“莫听”两字, 既有不要听、莫怕听之意, 也有不管它、任凭它之义, 任凭雨下得多大, 我自淡定从容。“何妨吟啸且徐行”, “徐行”是慢慢走。下场雨慌什么, 再大的雨也会停止, 不妨缓缓地冒雨而行。所谓“啸”, 是借用魏晋大名士谢安爱吹口哨的典故, 表现潇洒、自在的神态。而拄着竹杖, 穿着草鞋, 比骑马还自在稳当, 何况还有一件蓑衣呢! 雨具、蓑衣不是被随从先拿走了吗? 其实, 苏轼说的是心灵的蓑衣。下面“一蓑烟雨任平生”, 按字面理解, 有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 足以避风挡雨, 深层里却是象征对人生的风雨早有心理准备。人生之路有磨难, 有风雨, 不可怕, 怕的是没有心理准

备。苏轼有了心灵的蓑衣, 随时准备迎接风雨。“一蓑烟雨任平生”, 反映出苏轼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

“料峭春风吹酒醒”, 刚刚下雨, 把衣服打湿了, 觉得有点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一会儿雨过天晴, 温暖的阳光就在前面迎候着。处在挫折磨难中, 别悲观失望, 要坚信一定能走出困境。“回首向来萧瑟处”, 这里的“萧瑟处”, 就是前面所叙的穿林打叶, 刚才不是下雨吗, 最终“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切又归于平静。在自然界, 雨和晴是再常见不过的气象了, 雨晴变化, 周而复始。同样, 人的一生有得意, 也有失意, 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 “无风雨”可贵, “也无晴”更是境界, “宠辱皆忘”, 才算真正步入人生的化境。

朱光潜先生说过: 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人生倘若每件事都尽善尽美, 着实没有趣味。苏轼一辈子虽没在政治上得意过, 却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乐天派。无论入世出世, 他自始至终都有一副豁达的态度, “一蓑烟雨任平生”, 正是他的人生哲学。

一张篾席

■ 王妙瑞

过去夏日一幕在脑海回放, 酷暑躺在光滑凉爽的篾席上, 似有一阵风穿过背脊, 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好凉快啊!

那时的夏天取出篾席使用时, 母亲总要关照我用自来水擦洗几遍再睡。我家边上正好有一口水井, 用井水擦洗篾席当然比自来水更清凉。我取来井盖钥匙打井水, 擦拭后的篾席像进过冷库一样, 冰冰凉、太爽啦。

家里的这条四尺半宽的篾席历史悠久。60 年前小娘舅在故乡黄岩托撑船的同乡宝发叔带到上海, 我接到传呼电话, 借了一辆黄鱼车, 和家里的老三踏到徐汇区日晖港码头取回来。小娘舅是篾匠, 17 岁那年我在乡下见过他手持一把刀背很厚的篾刀, 削剥青竹的头层皮动作娴熟。头青是编织篾席的好竹材, 不但有韧性、而且不吸热。篾条先要经过一定的处理, 编织完全靠手工很费时间, 一般做成一张篾席要花几天功夫。因为是给大阿姐做篾席, 小娘舅特别用心。我把篾席带回家里, 铺在床上用手掌摸了一遍感觉非常平整舒服。邻居啧啧称赞这张篾席做得真好,

席面花样也漂亮。

弄堂里有篾席的人家不多。那时露天纳凉的人不少, 弄堂里坐不下了, 只好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乘风凉。傍晚前我提前抢地盘, 用井水浇一遍地面, 稍干以后就把篾席铺上。在没有空调的年代里, 一张篾席虽然不能与一台华生牌电扇相比, 但在众多草席中也有鹤立鸡群的感觉。我和几个阿弟靠一把蒲扇和一张篾席, 度过了无数个夏天。

夏天也是篾匠挣钱的机会。弄堂里不时可闻“修篾席啰”的叫喊声。他们大多来自江浙和安徽一带。一般篾席破了几个洞, 小修小补几角钱便能搞定。编织新篾席在弄堂里就地加工, 晚上挑灯夜战, 进度很快。邻居大亚平家就打了一条新篾席, 大约八九块钱吧。还为篾匠提供午饭和晚饭, 菜也不错。篾匠的活干得更细致, 主人家十分满意。现在网上有卖篾席, 一张 700 元至 1100 元不等, 看上去很漂亮, 但我觉得不像是手工做的。我家那张篾席后来破了不少地方, 想找篾匠修补, 然而他们的身影早就淡出都市圈了。我的小娘舅也走了很多年。无奈用伤膏药贴在篾席的破处, 继续用了好多年。